

倪景翔 著

龙

龙殇三部曲之一

湾

华夏出版社

滩



龙殇三部曲之一

龙湾滩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龙湾滩/倪景翔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1
(龙殇三部曲)

ISBN 978-7-5080-4133-9

I. 龙… II. 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08150号

华 夏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山东临沂市文化印刷厂印刷

*

700×1000毫米 1/16开本 73印张 1100千字 9插页

2007年3月北京第1版 200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本册定价: 36.00元

总定价: 118.00元 (共三册)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作者于20世纪90年代末

倪景翔，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生，山东枣庄市人。先后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长篇小说『黑魂』『龙凤旗』等多部作品获国家及省级文学奖。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省作协委员、枣庄市作协主席。

中华民族的百年心史

「龙殇三部曲」引言

《龙湾滩》、《龙凤旗》、《龙之雾》（原名《黑魂》）总名为《龙殇三部曲》。

何为“龙殇”？龙者，中华民族之图腾，中国文化之象征也；殇者，喻其遭遇危顿，面临非常之苦厄也。

三部小说实可视为近百年之民族心史，分别截取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中、二十世纪末三个标本式的历史时期，深刻揭示了清末、民末的内忧外困及新中国在“走进新时代”的征途中表现出的冲劲与拘限。

《龙之雾》反映的是戊戌变法前后新兴的民族工业遇到的重重阻力和压力，在洋人、朝廷、地主、窑工等各种势力的钳制和围困下，辞官办矿的觉醒者朱莲芬只能无奈地接受失败的命运，从高高的研石山上一跃而下。

《龙凤旗》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鲁南地区地方武装的纠葛与情仇，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的抗日英雄孔昭棠。他不但要抵抗日本侵略者，还要提防自己人；不但要辗转于“前线”，还要周旋于“后方”；不但要与军阀、地主、豪强斗智斗勇，还要与自己的前妻、兄弟达

成妥协；然而最后还是死于自家兄弟的枪下。

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都是借助于有据可查的“史实”，铺陈出一幕幕几可乱真的“往事”，同时给“过去”注入了惊觉的目光，使陈旧的历史变得生动鲜活、别有一番滋味。在这两部小说中，作者着意刻画的是两位不同时代的民族精英，虽然他们身上也难免各有瑕疵，但是作为典型的“正面形象”则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那种夸父逐日式的英雄色彩，那种飞蛾投火般的悲剧力量，使得两部小说不同程度地留下一抹夕阳之血，在读者心里映出难以熄灭的光芒。

相对上两部“历史小说”来说，《龙湾滩》则着眼于现实，表现了变革中的乡间世态和变革中的民心民相，这里也有一个典型人物农村干部雷龙，虽然他打着干实事干好事的旗号，把龙湾滩糟蹋得不成样子，却能飞黄腾达，终于熬成了吃皇粮的“龙”。

说起来，尽管《龙湾滩》远离了历史，但是在精神走向上，仍与《龙之雾》、《龙凤旗》一脉相承，可以说，三部小说都包涵一个“个人奋斗”的主线，作者所要拷问的则是社会背景及传统文化的滞重与危殆，不同的是，《龙之雾》和《龙凤旗》以主人公最后的落败或殒命收场，而《龙湾滩》以主人公的升迁结局，前者带着浓郁的悲凉气氛，后者则显示出略带黑色幽默意味的轻喜剧风格。

表面上看，《龙之雾》、《龙凤旗》并称“龙殇”可也，《龙湾滩》何以也称“龙殇”？

不仅因为它们的文学地理同在鲁南，也不仅因为它们在时间上的呼应，更因为它们的主要人物身上所代表的民族性，因为它们在精神内涵上的一致性，虽然《龙湾滩》中的雷龙活得很神气，实质上却比朱莲芬、孔昭棠之“殇”更可怜更可悲。《义勇军进行曲》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从世纪末到世纪末，一百年过去，危险一直无处不在。新的世纪开始了，新纪元开始了，如何让龙的图腾重放光彩，如何防止“龙殇”才是最重要的。

总此，“龙殇”三部曲组成了冲洗中华民族心理的三个暗箱，至于“龙”在何处，何以为“殇”，就需要有心的读者去探索、发现了。

引子

雷龙近来经常做一个内容大致相同的梦。

他总是梦见一个美丽的少妇在光着身子洗澡。

每当他从梦中醒来时，就呆呆地望着黢黑的屋顶回忆和琢磨。在模糊的记忆中，从不变化的是季节与地点：季节是夏天，地点是龙湾滩中歪脖子枣树南面有名的“美鱼塘”。变化的是时辰：有时是夜，有月的夜，天空碧澄，或新月或圆月都显得分外皎洁，银白色的月光，如青烟似薄纱，朦朦胧胧飘飘渺渺。有时是白天，阴沉沉有着淡淡雾气的白天，雾气使大地上的一切变得影影绰绰，给广袤的原野挂上了点点黑影，形成一个混沌沌沌的世界。不过，像有特异功能似的，在这样的天气里，他却能像在月光下那样，清晰地看到美鱼塘和沈玉睫的身影。

每一次，或许是闲逛，或许是为了什么，他总是顺着南沙河西岸往上走，一来到歪脖子枣树下，就能听见前面有哗哗啦啦的水响声，这时，他便会停下来

朝响声处张望：在美鱼塘岸边的那几簇芦苇边上，一块大青石旁的水中，一位年轻俊美的少妇正逍遥自在地洗澡。那少妇不时地用手往身上撩拨着水，搓着身子，洗着头。一会儿，站起了身，走到大青石上，站住了。

他被惊得一时愣在那里。

刹那间，他觉得整个世界都僵死了，空气凝固了。他呆呆地凝视着。在弥漫的雾气里或朦胧的月光下，他清清楚楚地看见，那少妇的身材是那么匀称而协调，皮肤是那么白皙而细腻，乳房是那么丰满而蓬勃，只可惜她的脸被一头乌发遮盖了，识不清是何人。但他总觉得这身材这皮肤这乳房这乌发很熟悉。骤然间，他的心跳加剧了，呼吸急促起来。他在对自己说，是沈玉睫！一定是沈玉睫！

他飞跑过去。

跑啊跑啊，他觉得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脱落下来，赤裸的身子变得轻轻的，像一片树叶在空中飘荡，像一只鸟儿在云中穿行。他不知怎么下落或奔跑的，只觉得懵懵懂懂一下子就站在了那少妇面前。果然是沈玉睫！他猛地伸开双臂紧紧搂住了她。他觉得她浑身在颤抖，他看见她那张平时充满着愁苦的脸舒展开来，一双眼睛眯缝着，流露出一丝笑意，笑意里含着暖人的温情。他听见她短而粗的喘息声，低而细的呻吟声，他随着她的瘫软倒地而倒地。他伏在她身上，用双手抚摸着她光滑的躯体，揉搓着她高耸的乳房……正当他如痴如醉时，突然从南沙岗方向传来一个声音，这声音似男似女似喊似唱，如泣如诉：

龙湾滩里有条龙，
保风保水保年丰。
天想灭人天不忍，
人要灭天人无情。
天不灭人人灭人，
人要灭人天不容。

雷龙愕然、震惊、惶恐，抬头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绿衣，两眉中间有个黑痣，比那少妇还艳丽的女子，正唱着歌儿，顺着南沙岗至美鱼塘的小路，向他一步一步走来……他一下子被惊醒了……

本文的主人公就是雷龙，本文故事也就从主人公的梦开始，可本文的“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首”，从故事的时间顺序上讲，应是“中”，然后杂乱无章地或向前或向后延伸……

也许你会问，龙湾滩的含义是什么？

龙湾滩，生活在这一方水土的人们，对它有兩種理解。虽然含义不同，但都离不开“龙湾滩”三个字。

一个含义是指村名，即龙湾滩村。本来，龙湾滩村才是这个村子的全称，可这一方水土的一些人们，大概嫌这名字叫起来啰嗦或者别扭什么的，总是把两个字和两个字以上的村庄的名字后面的“村”或“庄”字省去，所以“龙湾滩”就代替了“龙湾滩村”。还有一些人干脆把“滩”字也省略掉，只叫“龙湾”两个字。在这一方水土的人们，不论你说“龙湾滩”还是“龙湾”，都明白这是指“龙湾滩村”。就像中国人把北京、上海简称为“京”、“沪”一样，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虽然在龙湾滩这方水土上，你很难从人们的口头上听到它的村名全称，但见诸文字记载时，却是一字不少的。比如，村里上报材料和上级登记注册或下发文件或张榜公布诸如如此的。

另一个含义是指一个名副其实的“滩”。这滩在村子的南面，村南有一条河，叫白龙河，发源于村南约六七华里远处的白龙山。白龙河水从南至北缓缓流来，至村南一高土台不知何时被称为祭龙台处，折头向东流去，流到“夫妻柳”正东面的黑土岭处，又折头向正北面的黄龙墩方向流去，这样，河流就在龙湾滩村的南面和东面形成一个“Z”字，只不过角度大点小点而已。高土台和黑土岭两处便形成了两个近似九十度的直角，两个直角内处就形成两个滩：祭龙台处的沙滩，黑土岭处的泥滩。大概是因河有“龙”字，两处又都是急拐弯，所以人们就统称为龙湾滩。不过，有大小之分，祭龙台处的沙滩为大龙湾滩，黑土岭处的泥滩为小龙湾滩。由

于小龙湾滩远离村庄，与龙湾滩村人生活不密切，在没办砖瓦厂之前，近些年来一直都种着庄稼，和土地没有什么区别，连龙湾滩本村的一些人都不知道了，再加上又没有文字记载，久而久之，人们就把它忘记了，甚至于一些年轻人根本就不清楚早些年那地方曾是一片泥滩那回事。所以，在龙湾滩村，一提龙湾滩，就是指祭龙台处的大龙湾滩。这龙湾滩的名字从何时叫起？“龙湾滩”和“龙湾滩村”谁依谁而得名？前者因无文字记载，已无法考证。后者，可以从龙湾滩村白氏家族的族谱上得到答案。在民国年间白氏家族修缮的族谱上有“‘龙湾滩村’因村南‘龙湾滩’而得名”之语。后者龙湾滩之名起源的时间虽然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年代已久远。

也许你还会问，龙湾滩在哪里？

有人说在北边有人说在南边有人说在东部有人说在西部有人说在中原，还有人说中国有好多叫这名字的地方，究竟在哪里说的是哪个？作者也弄不清楚，这样，只好由读者去帮助寻找。作者认为，龙湾滩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故事要有点“意思”，让人喜欢。作者敬告，万一有和龙湾滩名字相同的村庄及本文相同的人名相同的事，千万不要对号入座，因为这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第一章

这天，雷龙又被梦惊醒了，或者说是被一泡尿憋醒了，因为梦和尿是相互关联的。醒来时，他已不能准确地说出是梦惊醒了他还是尿憋醒了他。这次的梦，除了和以往的那些次内容相同外，还增添了他和沈玉睫赤着身子在“夫妻柳”下的情景……他觉得他和她已融为一体，接着就有一股热流在涌动。尿尿！急着尿尿！他起身正要找个别人的地方，醒了……

他呆呆地凝望着屋顶想，这个让他的心仍怦怦跳的梦，不知会给他带来福音呢，还是厄运？

他回忆着，心里想着那个身穿绿衣的艳丽女子，不知为什么，梦里总是少不了她，要不是有她的出现，确定无疑该是美梦了。可她偏偏出现在他的每一次梦中，缠绕着他，使他不能尽情。不过，他还是开心的，因为他相信，那个艳丽的绿衣女子就是美鱼塘里的美人鱼变的，她的家就住在那神秘的美鱼塘里。他的相信是有依据的。为这多次出现的梦他曾请教过

村里一个绰号叫“刘歪嘴”、“刘疯子”的人，他就是这么告诉他的。他想，有那么两个美丽的女人陪伴着自己，怎么能不开心呢？他心里笑了，一想到梦中他和沈玉睫的那场景，心里就得意，就直想笑。这时，他才感觉到，大腿间有一种粘糊糊的东西，而且自己的“它”里确也憋着尿。

他本想用尿罐的，但一看窗户发亮了，就折身起床。媳妇白宝凤被惊醒了，问起这么早干什么？他说撒尿。白宝凤翻了个身，就没再吭。他便摸着黑穿了衣服，然后拿起放在床头上的手电筒，蹑手蹑脚地走出屋。

他刚走出屋门，便禁不住打了个冷颤。他赶紧裹了裹棉袄，就急着往茅厕里跑。

他面对墙壁微闭双目撒着尿。

他听尿声哗哗啦啦地响，他觉得这响声很熟悉，像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像梦中沈玉睫撩拨水的水声？像河塘那芦苇的叶子被风吹的沙沙声？像白金满堂屋后墙上贴的那些百元票子被扇子扇的哗哗啦啦声？……都不像。他一下子想起来了，是在前些天的电视上，那天晚上，他拿着遥控器，一遍又一遍地找着他想看的节目，突然间，一个频道冒出了一位他所熟悉的有名气的女歌星，那歌星正拿着话筒唱歌，唱的什么内容他记不得了，只是他觉得这尿声就像是她的那歌声。

他继续撒着尿。

此时他有了一种像是在澡堂子里泡过后的轻松感。他打开手电筒，低头寻找着响声。朦胧的灯光中，看见尿在水泥地上飞溅起白色的浪花。瞬间，浪花纷纷落下，汇入地上那毫无顾忌横冲直撞的尿流里，然后，尿流又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顺从地归入水泥凳前的水泥沟里。他好像看见这水泥沟变成了南沙河，浑浊的尿流变成了清澈的河水，那河水正从南向北缓缓流来……

雷龙撒过尿后，总觉得还有心事。什么心事呢？他想了想，心里笑了，该不是想去南沙河寻找那梦中的河塘吧？细想了想，还是关于南沙河改道的事。他觉得应该再去南沙河看看，便没有回到屋

里睡觉，而是悄悄地开了大门，又悄悄地关上大门，然后向村南走去。

他与南沙河有解不开的情结。

关于沙河改道的事，是当前村里头等重要的大事。在他的心目中，这事儿可与国家的三峡大坝工程相比。

他走在街上，有点空落和陌生的感觉，这感觉使他有点儿惶恐，前后瞅了瞅街上没有一个人，可他唯恐哪个墙角处或者巷道口站着个让你看不清面目的人。他感到困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他生在这个村庄，长在这个村庄，在这个村庄已生活了整整三十年。他熟悉这个村庄，就像熟悉他的媳妇白宝凤一样，不但清楚它的整体外貌，而且清楚它整体上的每一个局部。这村庄里的房屋、街道，哪条街道、哪个地方有个拐弯，哪个地方有盘石碾，哪个地方有口水井，甚至于有棵什么样的大树，他都能一一数落得清清楚楚。也许是由于他的熟悉，也许是由于其他原因，他一直觉得这个村庄很有安全感。有时进城或赶集上店，有时和朋友喝酒或打扑克，经常一个人或早起或晚归，却从来没有现在的这种感觉。自从他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以后，准确地说应该是当选支部书记后一段时间的某一天，便开始有了这种感觉。当时是朦朦胧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感觉与日俱增，这让他感到有点儿莫名其妙有点儿困惑和茫然。

他来到村头，前面空旷起来。他知道从他所在的位置到南沙河之间，是一片很大的菜园子。此时，地上虽然还黑，天上却全白了，整个大地都被罩在神秘的薄明中。也许是夜里的露水，也许是菜地本来就是湿的，反正地面都湿漉漉的。一阵风吹来，他禁不住地打了个寒颤。他这才意识到，立冬已好几天，该是冷的时候了。

他一边在菜园子中间的一条土路上走，一边想着头天晚上村两委决定的关于南沙河改道的事。

他心里想，幸亏沈玉睫走娘家去了，没参加会议，真是她参加了，说不定还通不过呢。自他上任村党支部书记两年多来，这还是第一次。

在这之前，村两委决定一件事情，只要是他提议的，通过都是很顺利的。比如，他上任村书记以后，办的机械化砖瓦厂，再比如庭院经济开发与道路畅通工程等，除了沈玉睫好提点反面意见外，其他人都是异口同声地赞成。说是两委决定，从某种角度讲，其实就是他个人的决定。所以，他对他的领导班子团结问题很自信，也很骄傲。他个人认为，他的领导班子绝不像有些村子那样，明争暗斗。乡领导和县领导对班子不团结的问题，都曾多次批评过，说有些领导班子闹不团结存在着杂音，并要求领导班子要少有杂音最好不要有杂音。他想，他的领导班子就是一个没有杂音的团结一致的领导班子，两委的干部们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乡领导曾表扬说，龙湾滩村是一个没有杂音的团结的特别能战斗的领导班子，各村的领导班子都要向龙湾滩村学习。对此，他心里有点儿得意，甚至于有点儿自豪。可沈玉睫对此却不满，说这说法不民主，是专制的表现，怎么能学习“这个”呢？

值得引起他注意的是，昨天与以往有点儿不同，当他提出“改道南沙河、造百亩良田”和建立“黄龙墩开发区”两个方案后，立即就起了纷争：有人说这是贪大求洋搞形式，搞这玩艺儿没有什么用处，持消极应付态度，低声议论说应慎重，要考虑周全才是；明确表态支持的却没有。

这时，一直没有吭声的白会计白金文说，改河道要用好、好多的劳力，花很多的钱，怕是有点得、得小失大。建开发区要、要占好多好地，哪有那么多工厂建？白会计平时说话有点不太流畅，他一紧张，就变得有点儿结巴。

孙玉高心直口快，说，我赞成白会计的意见，这两个事都不能办，他是村党支部副书记兼村第三组组长，外号“孙大炮”。

会场被孙大炮一“炮”打哑了。

雷龙感到有点儿突然，他理解孙玉高，可不理解白会计。

白会计是白宝凤的娘家二叔，他一向是积极支持他工作的，今天怎么突然唱起了反调呢？他心里好像燃起了火苗，这火苗儿在不停地向上蹿着。他和悦的脸上突然布满了阴云，一双眼睛变暗了，

然而里面却像藏着火。但这只是一刹那间，他有力地约束住了自己，片刻又恢复了刚才那样的平静。

白宝成听了白会计和孙玉高的发言，本打算明确表态赞成的，但他窥视到了雷龙脸上的阴云，眼睛里的怒火，向来左顾右盼明哲保身的他，知道公开反对雷龙的意见，会得罪他的，自己今后入党还要靠他帮忙呢，他想，虽然都姓白，但自己和白宝凤家的房份很远，不能和白会计比，他们是近亲，担待事，所以，话到嘴头又咽了下去。

雷龙不时地观望着会场上的人，最后，他把目光落在了雷志河的脸上。

雷志河是村民委员会副主任兼二组组长，四十几岁，高高的个头，有力气，也肯吃苦，庄稼活儿样样通，是龙湾滩村出了名的老实人。他是雷龙本族中尚未出五服的大哥，用他的话说，他本来就不是当官的“料”，可当时组建村委班子时，雷龙硬是把他推选为候选人，而且选上了。雷志河虽然老实，可也算是个明白人，心中挺有“数”。他见雷龙看他，知道雷龙想让他帮腔，从内心讲，他也不赞成建什么开发区改什么河道，不过，他觉得此时他不能不帮他说句话。愣了片刻，他咳嗽了一声，说，既然有好处，上级又号召，那咱就干呗！

没有人再发言，会场又一次陷入了沉默。

雷龙想，此时不把反对意见压下去，把持消极态度的人争取过来，他的改河方案是很难通过的。愣了一会儿，他开始发言了。他说，上级领导在会上讲了，要会借鸡下蛋，借船出海；要筑好巢，引得凤凰来。这是改革开放的年代，要敢想大的，敢干大的。不怕你干错，就怕你不干，像个小脚女人似的，我们改革的大业怎么去完成？国家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现代化？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了一句意味深长耐人寻味的潜台词：上级领导说得好，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看来有个别干部不适应形势了！他的这句话，如同炸了个响雷，一下子把大家都震懵了，好大一会儿没人再吭声。在场的人谁都明白雷书记这话的言外之意。接下来，在村南沙

河改道和筹建黄龙墩开发区的表决中，竟然没人再反对，最后一致通过了决定。

事后，雷龙为自己的一言九鼎而心满意足，甚至有点儿洋洋得意。他想，不论是谁，亲戚也不行，只要你想留在班子里干，就必须和我这个当一把手的保持一致，不然，这工作怎么搞？他上任村书记两年来，多少知道了一些官场规矩，学了一些当官的方法。村官虽然是官场中最小的官，但他觉得只要是带“官”字，再小也必须按官场的规矩办，就像下象棋和打扑克一样，也是有游戏规则。在工作上会议上，他很严肃，一副居高临下的一把手面孔，可在平时，他也很尊重他们，有时也和颜悦色地和他们谈谈心说说家常开开玩笑给点小恩小惠什么的。由于他的心计和谋略，他的恩威并用的方法，使他的两委班子一直少有杂音，成为全乡的一个团结班子的典型。不过，他现在已经意识到，这种状况受到了挑战，有了一种危机感！

他走着想着。

突然间，他发现前面从河筒子的树林处冒出一高一矮两个黑影来，他慌忙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手电筒，但他没敢立即打开，稳了稳神儿，才打开手电筒向黑影处照着。朦胧中，他看见这两个黑影已走到河岸上的大柿子树处，手中都拿着个棍子似的东西。他吓了一跳，立即站住了，左右看了看，见路右边菜园子里有口石井，石井旁立着一块早些年用来浇菜园装轱辘杆的有着方孔的石碑，就赶紧走过去，在石碑北面蹲下来，然后在地上摸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紧紧攥在手中，半依靠着石碑，蹲在那里。

他觉得心在哆嗦，身子在颤抖。

他想，他竟然和这石井石碑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年前，他和心中的情人沈玉睫在这里重逢，圆了他不敢想的梦。今天，和恶人相遇，它又成了他的庇护之地。

它是他的恩人、保护神、上帝。

他本想躲开不看那两个黑影的，可又一想不行，万一那两个黑影也来石井这里怎么办？那不是掩耳盗铃了？于是，便猫着腰把脸